

Language Contact and
Lexical Borrow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 Comprehensive Study

语言接触
与英汉借词研究

胡兆云 著

3.1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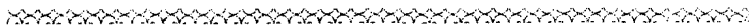
山东大学出版社

H313.1
14536

○胡兆云 著

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

*Language Contact and Lexical Borrow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 Comprehensive Study*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胡兆云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12 — (2003.1 重印)

ISBN 7-5607-2382-9

I. 语…

II. 胡…

III. ①语言接触 — 研究②借词 — 研究 — 英、汉

IV. ①H0②H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38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市黄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5 印张 183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1—3500

定价:15.8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相互隔绝的，而总是随社会、文化的接触、交流而相互不断接触、渗透、影响的。语言借用是语言接触的一个重要结果，而词汇借用则是语言借用的主要部分。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接触的原因很多，如文化交流、商业贸易、战争、征服、殖民统治、移民及地理上的接近，等等。不同的社会文化接触，可引起程度不同的语言接触。语言接触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往往随引起它们的社会文化接触的产生和消亡而产生和消亡。语言接触总要在参与接触的语言中留下影响。一般来讲，接触时间越长，语言的相互影响就越大；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其相互影响也就愈易愈大。较大的影响都是由长期的、密切的接触留下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对英语的影响便是个明显的例子。

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特征，包括其独特的语法、语音、句法、词汇、语义及其他内部结构，因此，不同语言的借词能力也不同。有的语言借词能力强一些，范围也广一些；而

有的语言借词能力则弱一些，范围也小一些。由于自身的特点，英语的借词能力非常强，从世界许多语言中借用了大量词汇。据统计，其总词汇量的 80% 是外来词。汉语的借词能力不如英语强，但也借用了大量外来词。

语言借用可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在直接借用中，语言 A 的成分被直接借到语言 B 中去。有时语言 A 的成分由语言 C 进入 D，再由 D 入 E……最后再进入语言 B，这便是间接借用。英语中的许多希腊语词是间接通过法语或拉丁语借入的。汉语也间接地通过日语从英语借用了不少词。

一种语言可有许多借源，英语和汉语都是如此。由于历史及地理上的原因，英语主要从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借用了众多成分。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可能向同一或不同源语借用，其借词情况也往往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在某些时期，借用的规模、范围、数量及速度等比较大、比较快，从而构成借词高峰。自古英语形成以来，英语经历了几个借词高峰：

1. 基督教传入时期。此期为公元 6 世纪末至 7 世纪末，主要从拉丁语借用了一些宗教词汇，如 *abbot*, *angel*, *devil*, *apostle*, *bishop*, *church*, *mass*, *monk*, *nun*, *pope*。

2. 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和占领时期。此期为 8 世纪末至 11 世纪中叶，英语从斯堪的纳维亚语（主要是丹麦语；以下简称斯语）借用了大量词汇，如 *bank*, *guess*, *kid*, *knife*, *leg*, *link*, *wing*, *happy*, *ill*, *low*, *odd*, *sly*, *wrong*, *call*, *give*, *take*。

3. 诺曼底人征服时期。此期为 11 世纪初至 14 世纪中叶，英语从法语借用了大量词汇，涉及到宫廷贵族生活、政

治、法律、军事、医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等众多方面，如 *crown, peer, duke, sir, religion, saint, pray, altar, crucifix, judge, crime, army, navy, soldier, art, literature, music, painting, pulse, fashion, card, dinner, forest*。据统计，《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中，40%的词源于法语。

4. 文艺复兴时期。此期为 14 世纪至 16 世纪，英语主要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借用了大量词汇，涉及到科学、哲学、艺术、天文及其他许多领域，如 *formula, focus, apparatus, pollen, axis, vacuum, species*。据统计，此期英语每四个词中便有一个源于拉丁语。

5.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语又从法语借用了许多词，今天仍在使用的有 *ballet, boulevard, canteen, champagne, cartoon, connoisseur, routine* 等等。由于此期许多英国学者和作家反对大量使用法语词，以保持英语的“纯洁”，此期借用的许多法语词没有存留下来。

6. 殖民统治时期。此期为 17 世纪初叶至 19 世纪，英语从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中借用了许多词，如从美洲印第安语和爱斯基摩语借用了 *chocolate, totem, moose, parka, igloo*；从古巴及西印度群岛借用了 *barbecue, cannibal, canoe, maize, potato, hurricane*；从秘鲁、巴西及其他南美地区借用了 *quinine, jaguar, poncho, puma*；从非洲（直接借自当地土语或间接通过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借用了 *banana, gorilla, zebra, gumbo*；从印度借用了 *bandana, curry, pajamas, sham-*

poo, *bungalow*, *coolie*; 从澳大利亚借用了 *kangaroo*, *boomerang*; 从中国借用了 *tea*, *silk*, *litchi*, *loquat* 等等。

汉语也经历了数个借词高峰:

1. 汉朝初期。主要从西域诸语言中借用了一些词, 如“师子/狮子”、“苜蓿”、“筍”、“胡桃”、“胡荽”、“师比”。

2. 佛教传入时期。此期自汉初至盛唐, 从梵语借用了大量佛教词汇, 如“佛”、“菩萨”、“塔”、“袈裟”、“禅”、“刹那”、“僧”。

3. 元朝时期。1279~1368 年间蒙古人统治中国, 汉语从蒙古语借用了一些词汇, 如“站”、“胡同”、“班禅额尔德尼”、“达赖”、“戈壁”、“那达慕”。

4. 明末清初时期。此时中国开始与西方欧美诸国接触, 许多宗教、科技书籍被译成汉语, 一些词汇也便进入了汉语, 如“鸦片”、“铁路”、“千里镜”、“喇叭”。

5. 近代时期。此期约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 世纪 40 年代, 汉语从英语借用了大量词汇, 涉及到科学技术、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心理学、生理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经济、法律、医学、工业、商业、农业、外交、宗教及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 如“德漠克拉西”、“乌托邦”、“卡通”、“探戈(舞)”、“逻辑”、“赛恩斯”、“托拉斯”、“福尔马林”、“尼龙”、“苏打”、“图腾”、“扑克”、“安琪儿”、“卡宾(枪)”、“淋巴”、“沙丁(鱼)”、“马达”、“沙发”、“幽默”、“摩登”。早期借词大都采用音译方法, 大部分音译词后来都被意译词取代了。

在借词高峰及其他时期内除了主要借源外, 英语和汉语也陆续从其他一些语言借用了许多词。

一种语言会更多地从其同源语或地理上、政治上或文化上与之密切联系的语言借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英语从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借用的程度远甚于从汉语、日语等语言的借用；而汉日两语的相互借用则主要应归结于文化及地理上的接近。主要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英语很少从梵语借用，而汉语却从梵语借用了大量词汇。

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可能向另一语言的不同变体（如方言）借用。在诺曼底征服时期，英语主要向诺曼底法语借用，如 *court*, *warden*, *castle*, *catch*, *government*, *pomegranate*；而在 13 至 15 世纪，则主要从巴黎法语借用，如 *ballet*, *guardian*, *château*, *chase*, *connoisseur*, *debut*, *menu*, *debris* 等。

有时候一个词汇被原借源借回去。如英语的 *budget* 原借于古法语的 *bogète*，后来法语又把 *budget* 借了回去，意思只稍有变化。

先进的、发达的、政治及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强盛的民族的语言往往会成为相对落后民族语言的借源。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汉语大量地从英语、日语等借用，原因便在于此。富有威望的语言往往也会成为借源。英语及许多印欧语言大量从拉丁语、希腊语借用，便是由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直被认作是优美的、崇高的、富有威望的语言。

语言借用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Bloomfield 区分了两种语言借用：“等级借用”和“文化借用”。等级借用是单向的，一般是“低级语言”从“高级语言”借用；“文化借用”多是双向的，参与语言无高低之分，一般相互

自由借用。

语言借用可以反映不同民族的一些文化状况。如英语从荷兰语借用的 *yacht*, *yawl*, *deck*, *cruise* 等词反映出荷兰人民是一个精于航海的民族；从阿拉伯借用的 *algebra*, *zero*, *cipher*, *azimuth*, *zenith* 等词反映出阿拉伯人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曾有过突出的成就。

许许多多的词是随着它们所表示的概念而被借用的。许多词被借用是由于借入语中没有恰当、确切的对应词，英语中的法语词 *guichet*, *bouillon*, *matinee*，爱斯基摩语词 *igloo*，澳大利亚土著语词 *kangaroo*, *boomerang* 等均属这种情况。科技及艺术等方面的专业词汇往往也会被借用。在这种情况下，被借民族在所涉及的领域中一般居领先地位。英语中几乎所有音乐词汇都来自意大利语，如 *tempo*, *largo*, *andante*, *allegretto*, *allegro*, *crescendo*, *decrescendo*, *fine*, *opera*, *sonata*, *concerto*, *staccato*, *scherzo*，主要是因为很长一段时期里，意大利在音乐领域内遥遥领先。

词汇借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借用渠道主要有两种：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一般来讲，实词（名词、形容词、动词等）借用的可能性比虚词（借词、连词、助动词等）要大。基本词汇一般很少借用，但有些情况下，如果语言的亲缘关系非常近，而且其接触极为频繁，那么基本词汇也是可以借用的，如英语从斯语借用了 *they*, *them*, *their*, *her* 等等。语言借用往往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的、社会的及个人的因素等。

外来词在借入语言中往往要经历一系列同化过程，有些借词被完全同化了，如英语中的法语词 *labour*, *beef*, *pork*,

tailor, age, air, arm, boil, chance, clear, close 等等; 而有些词则未被完全同化, 如英语中的一些借词 *tsar, minima, foci, oases, nuclei, ballet, cliché, letters patent, attorney general* 等等。

外来词在借入语言中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并从许多方面影响借入语言的词汇。有些借用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 如英语中的斯语词 *orrest, fylcian, barda, thirding, stefnan, crafian* 等; 有时外来词存在了下来而本族语词却消失了, 如斯语词 *egg, they, birth, sister, get, give, guild* 存在了下来, 而与之相对应的英语本族语词 *ey, tho, ibirde, swuster, yete, yeve, yelde* 却消失了。有时本族语词的原词义被外来词的词义取代了, 如古英语词 *holm* 原意是“ocean”, 后来词义受斯语词 *holmr* 影响变为“islet”。有些外来词只存在于借入语的某些方言中, 如许多斯语词只存在于英国北方的一些方言如苏格兰语中, 像 *dag, loup, kirk, kirn, garth, hoast, flit, lait*。

借词的词义还会经历范围缩小、范围扩大、贬化或褒化等变化, 如来自法语的借词 *garage* 曾指“any safe place”, 后来特指“a building for housing automobiles”, 词义范围缩小了; *save* 原是纯宗教术语, 后来扩展到其他众多领域中去了, 词义范围扩大了; 源于拉丁语的 *villain* 原指“a man who works on a farm or villa”, 现指“a wicked man”, 词义贬化了; 源于法语的 *marshal* 原指“horse-servant”, 现指“an officer of the highest rank in the British army”, 词义褒化了。在许多情况下, 外来词与本族语词均存在了下来, 构成众多双式词或多式词, 如 *eatable: edible; water-*

ly: aquatic; ache: pain; hearty: cordial; buy: purchase; hide: skin; warranty: guarantee; mouth: oral; ox: bovine; sun: solar; letter: epistolary; fire: flame: conflagration; kingly: royal: regal; faith: fealty: fidelity; manly: male: masculine, 这些双式词或多式词大大地增加了英语中同义词的数量, 提高了英语的表达能力。

除了单词外, 词素也可能被借用, 如英语从法语借用了后缀-ee, -ous, -ity, -ment, -ify, -able等; 从拉丁语借用了词缀uni-, bi-, tri-, deci-, centi-, multi-, semi-, counter-, super-, ultra-, -age, -itis, -ible等; 从希腊语借用了词缀mono-, di-, kilo-, poly-, hemi-, pseudo-, anti-, macro-, micro-, -ology, -phone, -scope, -ism等。这些词缀极大地提高了英语的构词能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 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 汉语从英语借用了大量词汇。借用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 音译: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音方面极为不同, 纯粹的音译是很少的, 英语词只是被汉语中近似的音译过来, 如英语 *volt* 中的 /vɒ/ 被音译为“伏”。被音译的词大都是专用名词(国名、地名、人名等)、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动植物名称、医药名、化学品名、艺术科技术语、历史等特殊名词及一些日常用词, 如“英格兰(England)”、“玛丽(Mary)”、“伦敦(London)”、“猛犸(mammoth)”、“芒果(mango)”、“先令(shilling)”、“吨(ton)”、“安培(ampere)”、“福尔马林(formalin)”、“尼古丁(nicotine)”、“探戈(tango)”、“尼龙(nylon)”、“沙发(sofa)”、“克隆

(clone)”。

方言中的借用多为音译：如“的士 (taxi)”、“巴士 (bus)”、“士担 (stamp)”、“燕梳 (insurance)”、“派司 (pass)”、“波 (ball)”。

2. 只音译一个音节：如“打 (dozen)”、“米 (meter)”、“矾 (sulphone)”、“钡 (barium)”、“铯 (cesium)”、“铀 (uranium)”、“费城 (Philadelphia)”。

3. 音译+意译：如“丹宁酸 (tannin acid)”、“波森莓 (boysenberry)”、“拓扑学 (topology)”、“卡车 (car)”、“啤酒 (beer)”、“芭蕾舞 (ballet)”、“雪茄烟 (cigar)”。

4. 音译巧合而成意译：如“幽默 (humour)”、“仙客来 (cyclamen)”、“的确良 (dacron)”、“俱乐部 (club)”、“香波 (shampoo)”、“可口可乐 (coca-cola)”。

5. 意译：如“民主 (democracy)”、“议会 (parliament)”、“先生 (gentleman)”、“水泥 (cement)”。

6. 音译或意译缩略词：如“雷达 (radar)”、“迪斯科 (disco; disotheque)”、“西西 (CC; cubic centimeter)”、“艾滋病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7. 仿造：如“足球 (football)”、“热狗 (hot dog)”、“鸡尾酒 (cocktail)”。

8. 英语成分直接借用：如“No.”、“¥”、“X光”、“三K党”。

9. 通过日语：如“文化 (日语读音 bunka; 英语 culture)”、“革命 (kakumei; revolution)”、“科学 (kagaku; science)”。

10. 词组借用：汉语从英语中借用了少部分词组，如

“黄金时代 (golden age)”、“武装到牙齿 (be armed to the teeth)”、“帽子戏法 (hat trick)”。

11. 词素借用: 汉语还从英语中借用了一些词或词素用作汉语的词素, 如 “的 (来自 taxi): 打的、面的、的哥、的姐”、“一巴 (来自 bus): 大巴、中巴”、“一吧 (来自 bar): 酒吧、网吧、陶吧、书吧、氧吧”、“一主义 (来自 -ism): 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多一 (来自 multi-, poly-): 多细胞的、多信道、多波道、多元论”、“兆一 (来自 mega-): 兆巴、兆周、兆赫、兆米”。

汉语对英语词汇的借用主要有三个倾向:

1. 意译为上。在借词的早期, 绝大多数词都是音译的, 但由于音译词多不符合汉语的词法等特点, 后来大部分都被意译词取代了, 如 “德谟克拉西”、“赛恩斯”、“烟士披列纯”、“德律风”、“生风尼”、“梵亚铃” (*democracy, science, inspiration, telephone, symphony, violin*) 被 “民主、科学、灵感、电话、交响乐、小提琴” 分别取代了。

2. 多音节词逊于简音节词。词的音节简单但是汉语的一大特点, 汉语中超过三个音节的词很少, 音译而来的多音节词后来大都被音节简单的意译词取代了, 如 “伯里玺天得”、“阿尔科尔”、“阿加的米”、“锡域尔律” (*president, alcohol, academy, civil law*) 被 “总统”、“酒精”、“学院”、“民法” 分别取代了; 有些音译词存留下来, 音节简单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 “沙发”、“幽默”、“拷贝”、“扑克”、“苏打”、“坦克” (*sofa, humour, copy, poker, soda, tank*); 一些音译词甚至取代了意译词, 如 “吉他”、“泵”

(*guitar, pump*) 分别取代了“六弦琴”、“唧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音译词音节简单。

3. 音译。有些情况下，音译是必要的。有些词如人名、地名、动植物名、某些科技术语及其他独特的名称，无法恰当地意译，只能音译，如“咖啡”、“沙发”、“夹克”、“图腾”、“马拉松” (*coffee, sofa, jacket, totem, marathon*)。与意译词相比较而言，最终存留下来并被接纳为规范词的音译词的数量不是太多。

一个外来词能否存留下来，又以什么形式存留下来，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总的说来，意译词存在下来的可能性最大（只有一小部分音译词被汉语接受并肯定了下来）。有些音译词和意译词一并存留下来，如“马达/电动机 (*motor*)”、“安琪儿/天使 (*angel*)”、“嘉年华会/狂欢节 (*carnival*)”。有些音译词会在消失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出现，如 *microphone* 和 *hormone*，先分别音译为“麦克风”和“荷尔蒙”，后分别被意译词“传声器/扩音器/话筒”和“激素”取代，而最近几年音译词“麦克风”和“荷尔蒙”又重新出现，呈现出与意译词“传声器/扩音器/话筒”和“激素”并列使用的状况。

英语借词给汉语带来了一些影响，例如，由于音译词与意译词的并存，汉语中产生了一些双式同义词，如“卡通/漫画 (*cartoon*)”、“引擎/发动机 (*engine*)”、“莱塞/激光 (*laser*)”、“喀斯特/岩溶 (*karst*)”、“香波/洗发剂 (*shampoo*)”；汉语中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增加了，如“沙发”、“坦克”、“的确良”、“歇斯底里” (*sofa, tank, dacron, hysteria*)；汉语的词缀增多以及词缀化加快等等。

词汇借用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也不可缺少的语言现象，它能大大增加借入语言的词汇，提高其表达能力，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词汇借用应有一定的规范和一定的限度，应尽量减少对借入语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 WTO（这里的 WTO 属于“英语成分直接借用”），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汉英语言接触的频率和密度必将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汉英借词的规模和程度必将不断增大，两种语言间的影响必将日益加深，因此，有必要对语言接触及借词现象进行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为高等英语教育服务，为改革开放大业服务。

Contents

序.....	(1)
--------	-----

概 述.....	(1)
----------	-----

Chapter One Language Contact and Linguistic Borrowing

.....	(1)
1. 1 Language Contact	(1)
1. 1. 1 Causes and Features of Language Contact	(1)
1. 1. 2 Outcomes of Language Contact	(6)
1. 2 Linguistic Borrowing—the Most Usual Effect of Language Contact	(14)
1. 2. 1 Openness to Linguistic Borrowing	(16)
1. 2. 2 Directness and Indirectnes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17)
1. 2. 3 Source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19)
1. 2. 4 Climaxes of Borrowing	(36)

1. 2. 4. 1	The Borrowing Climaxes of English	(36)
1. 2. 4. 2	The Borrowing Climaxes of Chinese	(45)
1. 2. 5	Small-scale Borrowings and Borrowings from Minor Sources	(66)
1. 2. 6	Borrowing due to Linguistic, Cultural, Geographical or Political Closeness Between Speech Communities	(70)
1. 2. 7	Borrowing from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Same Language in Different Periods	(72)
1. 2. 8	Reverse Borrowing	(74)
1. 2. 9	Borrowing from Influential Languages	(75)
1. 2. 10	Bidirectional or Mutual Borrowing	(76)
1. 2. 11	Unidirectional or One-sided Borrowing	(78)
1. 2. 12	The States of Cultures Revealed by Linguistic Borrowing	(82)
1. 2. 13	Summary	(85)

Chapter Two The English Borrowing of Lexical Items and Morphological Elements

		(86)
2. 1	The Lexical Borrowing of English	(86)
2. 1. 1	Reasons for Lexical and Morphological Borrowing	(87)
2. 1. 2	Ways of Borrowing	(94)
2. 1. 3	Forms of Borrowing	(95)
2. 1. 4	Types of Words Likely to Be Borrowed	(97)